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下

進策下

無沮善策別六

宋蘇軾

昔者先王之為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唯自棄之人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唯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



問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
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
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
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
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
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也之則不絕既已絕
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
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
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

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
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
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
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
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
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彊於功名而不
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
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
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
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

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
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
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
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
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
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
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
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幸而陷
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
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

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
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
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唯富之求此
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
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
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
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
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
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錯綜

敦教化策別七

宋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怵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

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

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年宗號以來

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唯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

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均戶口策別九

宋蘇軾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七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

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
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叙俗事極踈爽當周之時四海之
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
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
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
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
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
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
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
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

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
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
徙無常唯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
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
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疆者聚爲盜賊地非
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
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
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
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唯
其自工伎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

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
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
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
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
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
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
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
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
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柱立今
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

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而
愚以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唯士大夫出身
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
千石皆徙諸陵為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
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
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
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唯恐後耳此其所謂因
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
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
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

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
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
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
漸也

倡勇敢策列十七

宋蘇軾

戰以勇為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
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
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
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
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

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
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
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
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
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
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
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
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
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
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

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劔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勇

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上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故凡緩急而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勦疆不得之已人馳驟於死亡之地

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
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
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
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
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
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
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
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
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

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
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
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
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
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大明唐順之日此篇體方而意圓

策斷下篇○論北狄

宋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
其國無君之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
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為約故無文書
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為常故無城郭邑居

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凶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繼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濬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敗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

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

脊腰

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

犯唯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合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
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
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
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
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
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羗之類
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
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
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
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

苦其無法

化兩層其甚變

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

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
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
者也有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
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
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
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
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
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

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束縛於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蕩開去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

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為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苦其無法雖不為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
 之若其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
 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若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
 有之曰鼠不容穴嚙窠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
 守之不能棄之不恐卑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
 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
轉尤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
 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顯夫蠻夷者以
 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
 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
 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
 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
 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
 臣未敢言焉大明善順之日此文極其
 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君術 第二首
 察情

宋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
 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

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
以不知此下言君之情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
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
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
祿力為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
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
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
天子不知焉而疆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
悅於其中人唯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

則忿鬪而不和人唯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
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
之也素畏則無疆之也疆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
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此下言小蓋臣聞
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
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
之人有欲待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翺
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
放以釋天下之權此語曲盡奸人之情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若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唯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

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唯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

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
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
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
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
明也

大明唐順之曰世篇分有總叙兼
承叔子瞻妙處蓋子由文之至者也

君術第四首

宋蘇轍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
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
所不盡開心平意表累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

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
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
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
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
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
亦不敢直已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
下相顧鯁鯁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
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
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
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

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

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為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

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眦睚之人而不卹報
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
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
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
釋使之一人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
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
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
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唯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
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

第一首

宋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
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
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
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
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
所不顧也將爲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明
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
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

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叅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唯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

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
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
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
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
悟何足傷也昔愈出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
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
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
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
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
際尚可得而全也唯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
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
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
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
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
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
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
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
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
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
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恠而申
署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
下哉按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閭若在位則重臣
亂之源也曰重臣即頌所謂任臣也至我朝大
臣與執國統而成敗相及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
私任臣之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
謂重臣也曰重臣即頌所謂任臣也至我朝大
學士湖廣張文隱公治典司嘉靖二十九年會試
復以七言策士而發揮尤極明盡嗚呼人主觀之
亦可以警悟矣

臣事第二首

宋蘇轍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殛廖立
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
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
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唯剛者能守其法而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
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
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唯其不公故有一
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
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
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

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竝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番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

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邪爲刑邪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辯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辯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

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惟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則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唯人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唯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竝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

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
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
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
之而已矣

臣事

第四首
委兵權

宋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唯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
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
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
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
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

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疆也然至武帝之時七
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
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疆臣實制其命而漢以
不祀世祖光顯宗明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
不在乎朝廷之疆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
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
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
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
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
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

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

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七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

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唯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挫

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此一翻甚妙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第五首
○養兵

宋蘇轍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

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
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爲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
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
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
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
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
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勿
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
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
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羊衣其食優游無

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
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圜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
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
不欲復役夫唯不欲而疆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
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
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
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
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
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
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

難而赴死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
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
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
之多而士卒之超超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
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
急則瞑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
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
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
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

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
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
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
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
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
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僕親問疾
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
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
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
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

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柰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為畧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平悼公知樂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有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眾此

最天下之大患也

大明唐順之曰奉時制兵之弊一則大臣不可使近兵一則近

兵者又非其人故兵終不可用

臣事 第八

宋蘇轍

天下唯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眾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
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
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勾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
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
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
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
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
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
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
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

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
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
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
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
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
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
莫肯死者此甚可恠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
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
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
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

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
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
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
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
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
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
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
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也邀在人則
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
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

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
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
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
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
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
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
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互
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轉身處
用虛語
引首則文勢不急迫而鬱
迂有味小蘇得意正在此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
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

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若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唯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

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唯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唯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大明憲順之曰此體大抵與抑僥倖篇同

民政 第二首 廉

宋蘇轍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

身而不壓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

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充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瘠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

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恠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掠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

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耻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

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委曲

民政

第五首○平糴屯田

宋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禁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

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化陳言作新語其始也兼弁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弁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

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歛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歛中飢則發中熟

之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七
三十九
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旣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彊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恠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旣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

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

第六首。役游民。

宋蘇轍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疆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

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勦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日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

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未作之
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
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
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
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
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
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
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
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
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

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
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
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
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
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
可謂極矣叙農與國皆敝處甚無痕跡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

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唯其干戈旗
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
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
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

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

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

困

發前未盡之意

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

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

役之憂可以稍緩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敘事細密而文其妙處全在說國病

與農病二者夾雜混融

盜賊論

宋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

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

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虵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虵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虵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虵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

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日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

文體明辨 卷之二十七
免刑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
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
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
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
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
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蓋渠
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
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
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
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七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四



